



壹、迷人的古老客家庄——「金山面」

一九九七年冬日午後，我們追索著「金山面」聚落的遺跡，而來到了新竹市通往竹東間最繁忙的光復路上。令人難以想像，在接近曾聞名全台的新兵訓練中心「關東橋」附近，幾乎已為店樓櫛宇所淹沒的繁榮市街背後，也曾蘊藏著一段曲折而迷人的故事。

閩、客、外省移民共處的多語言生活圈

煙塵喧囂，車陣壅塞，就在離光復路與介壽路交角不遠一帶，眾人停下了車，經過南側巷內金山里吳慶杰里長所開的佑豐行米店，尋覓著曲折的路徑穿梭而行。不同於大路旁客家人群集的高大商店，隔著「新竹市東區金山社區」綠色鐵架牌樓之後映入眼簾的，乃是一處較為低矮而參差的居舍。掛在鐵架左下角的兩塊牌子之一，久歷風雨的木板上刻著「陸光新村自治會」的字樣，清楚地傳達了這是一處老舊眷村的訊息。陽光斜懶，不遠處忽爾斷續傳來的外省老人與婦人們渾厚的鄉音，使人不禁對在地族群歷史感到好奇，社區工作室的陳板告訴我們，「金山面」早先雖曾是客家人居住之地，但在加入了五〇年代眷村移民（居住於「陸光新村」與「中興新村」）、以及八〇年代後進駐





●新竹市的交通大動脈光復路及拓寬後的介壽路（金山面大道）。

科學園區工作而新近移住的福佬人（主要居住於「科學園社區」與「康而富社區」等地）後，已成為當今新竹市轄區內唯一一處客、閩與外省移民共處之地，眾聲喧嘩，可說是台灣多語言社會的一個縮影。

穿過眷村小道，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座巍峨高大的金山里集會所，科學園區就在南邊的不遠之處。過去周邊原有的青翠山嶺，一處處原本起伏的埤塘與看天田、一座座見證著古老流光的老宅與伯公廟，今已不復見。



●陸光新村一景。



● 群聚於金山里集會所附近的眷村老人。

望著這已被重劃道路切割的地景，難以想像「金山面」以前的面貌。經歷一番波折，終於在集會所一旁的小室中找到了社區營造團隊暫時落腳的工作室。工作室外不遠的布告欄上，靜躺著一期期的《金山面社區報》以及相關的文宣，在這裏，以楷字及隸體書寫的「金山面」三個字映入了我們的眼簾。相對於因新兵訓練中心而廣為人所傳誦的後起地名「關東橋」，「金山面」一度是個歷史名號，除了在寶山路上新竹客運的站牌上還保留了這個古地名外，就只能在老地圖上一親它的芳澤。直到九〇年代，一群從事社區營造工作、充滿熱情的年輕人在地方實踐中又重新地發現了它，使這老地名又再度鮮活地回到了人們日常生活記憶裏。





謎樣般地名，有風水的象徵和宗教的信仰

經由持續地探詢，我們約略知道了「金山面」是一個起源相當久遠的地名，至遲在清雍正十一年（西元一七三二年）淡水廳同知徐治民「卜地」建造竹塹城時即已悠然地出現。在當時漢人的眼中，位於竹塹城（新竹）東南邊緣的山丘群——金山面山系（包含了水仙崙與金山面山），是竹塹城理想風水的少祖山（靠山）所在；其向西逶迤成水仙崙、鹿仔坑、坪埔頂、風吹輦崎（今仙宮里東南緣，為科學園區工業區）等紅土台地、十八尖山和枕頭山；向北則延伸為風空、柯壠山、柴梳山及黃金洞山（原係小山丘，經整平後改建國宅，為仁風社區）。「金山面」即是夾於這兩條「人」字狀台面之間一處地勢平坦的地面，龍脈靈動，其自東南向西北傾斜而降，由竹塹城遠望，有如「形開

● 科學園區一景。





● 金山里集會所。



金山」之狀，故被暱稱為「金山面」。

除了風水象徵上之傳承，「金山面」一辭更烙印著世代居民脈脈生活的具體痕跡。誠如清大教授李丁讚等的調查研究指出，「金山面」並不是一個以現行行政區劃作為區隔的地域單位，而是遙指著一處曾經存在過的生活區域。它是一個以「金山寺」為信仰中心的生活地域。以人類學家慣常使用的話來說，即是「金山寺祭祀圈」，約略包含了目前新竹市的金山里、仙水里、科園里、關東里、龍山里（部份）、新莊里（部份），以及新竹縣的大崎（部份）、雙溪（部份）和竹中（部份）一帶，恰巧位於新竹縣市的兩條主要河川頭前溪與客雅溪流域之間的地區。

竹塹地區開發的行動雖早在清康熙年間即已開始，沿著今天新竹市香山區一帶北伸至頭前溪流域、竹北市部份地區、乃至於竹塹城北邊的湖口、以及竹塹城東邊的樹杞林與九芎林（今芎林





地區)等地，在清初雖已陸續充斥著漢人一步一腳印的足跡，然而，遠在竹塹東南邊角的金山面，在當時卻仍屬於漢人眼中「未開化」的蠻荒之地。清乾隆二十六年(西元一七六一年)所建，用以隔絕漢番界域的土牛溝即在金山面的北邊逶迤而過，自今日竹東鎮員山仔，經金山面與柴梳山接壤處(今日光復路與介壽路附近)、埔頂(今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石頭坑(今清華大學棒球場)、雞蛋面、巡司埔(今竹連寺一帶)、陳仔(今明湖路和食品路間)等地向南蜿蜒延伸。一如台灣北部的許多地方，金山面在漢人入墾之前，乃是平埔族道卡斯族竹塹社的活動範圍，被劃歸為平埔族原住民的番田或獵場所在。甚早歸附清朝的竹塹社原住民，在這塊被清政府界定為土牛溝以東的山嶺保護之地，悠哉地過著以捕鹿、馴牛、以及粗放淺種為主的旱田游耕式生活。

二百二十餘年前，粵人開始開墾金山面

漢人在金山面的入墾，直至清乾隆晚期方才開始。筆路藍縷，在林合成墾舖(閩粵合資)的支持下，粵籍人士林特魁於清乾隆三十七年(西元一七七二年)左右向竹塹社原住民開墾了包括金山面在內的厚力林一帶山場(即柯仔壠莊，今竹東鎮柯湖里)，並於清乾隆四十八年(西元一七八三年)招募佃戶開墾成田園，遞年完納番租，從而展開了漢人對金山面地區脈脈進發的冒險行動。其後，陸續有漢人如鄭應春和吳卻等自竹塹社原住民處取得了當地或毗鄰地區開墾的權力，清嘉慶二十年(西元一八一五年)郭勃



、陳和中與蘇正月三姓墾戶（閩人出資）的入墾更引起了其與原先墾戶林特魁等對墾權長達十數年的爭訟。可見，清政府雖欲透過屯番、保留番地之舉動遂行「以（熟）番制（生）番」的政策，終究阻擋不了漢人對於官方禁忌之地的冒險進逼，漢移民、平埔族竹塹社人與賽夏族、泰雅族人於是在金山面這處化外之地展開了持續多年的生存競爭。

郭、陳、蘇入墾所掀起的墾權糾紛，直接造成了隘務廢弛、番害無法排除的結果。此一糾紛雖終於在清道光五年（西元一八二五年）落幕，卻已使得金山面一帶墾務的推動難有進展，來自生番的威脅一而再地驅散了開

清代淡水廳全圖中可見金山面之地名。





墾的成果。自乾隆年間（尤其是竹塹築城後）即一直是竹塹地區居民死後葬身處所之一的金山面諸墾地，在郭、陳、蘇於道光九年將大半土地賣予淡水同知李慎彝捐作為義塚地後，淪為一般民眾墳葬之處。此種情況直至金廣福大隘於清道光十四年（西元一八三四年）成立後方才改觀，藉由武力作為後盾，金廣福接管了本處的隘務，並與竹塹東南山區其他各隘形成半包圍的防禦線，全面地防堵生番、改變了原先慘淡經營的情況，使得漢人的開墾從此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爾後，金廣福更往山區墾殖，將金山面既成之田園，泰半賣予了竹塹城中的北門鄭家（閩人），鄭家乃在金山寺附近設置了冷泉別墅，其中曲徑環花、古榕巨石，又有冷泉圍繞，頗富天然幽雅之趣，被雅稱為竹縣八景之一。

日據以後，金山面除了部份土地被保留為公墓用地外，北門鄭家的土地因經營不善，大部分賣予了帝國製糖株式會社新竹製糖所作為甘蔗種植的原料區，並在戰後一度劃歸為台糖用地。到了民國三十九年，除一部份土地被改為陸軍新兵第一訓練中心與坪埔營房外，其餘大部分土地則放領予原先的客籍佃農，長久以來辛勤勞動的佃戶們終於成了金山面土地的真正主人。

綜觀這一連串漢人越過土牛紅線的開墾過程，雖說是閩粵合資、甚或閩人獨資所促成的行動，然而粵籍客家移民往往扮演了開發的最主要角色。開墾的土地權力雖多掌握在竹塹城中的閩籍地主手中，但實際往金山面等保留地進發、並在當地從事農墾勞動的





● 金山面客家農民的伯公信仰。

為鄭姓外，其餘多為雜姓，每個庄頭有各自耕種的田地，也有各自散佈在田間一角的伯公廟，零落的香煙，長伴著一旁的蓊蓊巨木，訴說著客家佃戶們對土地與神民的深層企望。

則為五、六戶。這些庄頭除了風空一地一個庄頭最多不過十來戶、一般空、與平埔頂等庄頭，每



佃戶卻多屬粵籍客家移民。不像

台灣南部所呈現的集村形式

，客家佃戶在金山面的拓

殖主要是藉由「散庄」

的聚落形態以作為開發

的據點的。隨著時間

的積累，金山面廣大

的地區逐漸形成了頂

庄（又名上庄）、下田

寮、下庄、柯壠口、風

空、與平埔頂等庄頭，每

一個庄頭最多不過十來戶、一般

則為五、六戶。這些庄頭除了風空一地

除了日據時代一度興起、而於五〇年代旋即沒落的地方性產業——「金山面窯業」，以及五、六〇年代陸續興起的電燈泡工廠及聖誕燈泡代工生產，居住於金山面的客家佃





戶們長久以來總是胼手胝足地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努力地從事著農耕的工作，靠著看天田種植著稻米、甘蔗、茶葉和水果等不甚豐饒的作物。由於位處於台灣僅有兩處以埤塘為灌溉地域的台地之一，大大小小的埤塘可說是當地人靠天吃飯賴以維生的水源命脈：每一口埤塘都有一群人靠它維生、幾乎都有著它自己專門的名字，例如鬼仔埤、四方埤、大埤、下田寮埤（水龍匠）、肚兜埤、竹篙埤、蛇壟埤（雙連埤）等，多半因形狀而得名，也都有著它獨特而說不完的故事，例如蛇壟埤即有著關於河南兵的傳聞，一再牽引著居民們魂牽以伴的生命情懷。

● 開山伯公下的聚會。





伯公廟、金山寺、義民廟，居民的信仰生活中心

這些小小的客家庄頭，除了各自的伯公（土地公）信仰外，更在清末之際逐漸形成了一個以「金山寺」為信仰中心的完整祭祀圈。於漢人入墾之初即已草創的金山寺，舊名香蓮庵，祀奉著地域色彩較不明顯的觀音佛祖，暗示了當地開發過程中閩粵合作的特殊現象。其於同治年間一度改建為靈泉寺，吸引了相當多來自於竹塹城的文人墨客在此品茗，美其名為「靈泉試茗」。直至清光緒十五年（西元一八九〇年），經竹塹仕紳林汝梅捐款重建後，寺容一新，方才改稱為「金山寺」，寺右即為北門鄭家的避暑聖地冷泉別墅，金山寺的香火於是盛極一時，除了是著名的名勝外，更是金山面一帶客籍人士的信仰中心。惜哉此一盛況在日據以後因為戰禍而無以為繼。

日軍攻台一役，金山面一帶曾是日軍進攻竹

●五十年代初，農業改良場人員、眷屬與當地居民合影。





●牛車、豬舍、家禽、禾埕訴說著金山面居民曾經以農業維生的古老故事。



度攻防易手，金山寺遂為戰火所毀。其後雖經楊標（為當時金山面唯一的閩籍人士）集資重建復原，卻從此香火不再，淪為一座只有管理員的家廟。直到民國六十七年科學園區徵地事件後

塹城的砲兵陣地，嗣後新竹城失守後，新竹一帶官兵及民間義軍又曾據以為反攻之地點，幾



●茶業曾為金山面重要的產業，日人因此曾設立了茶業製造組合工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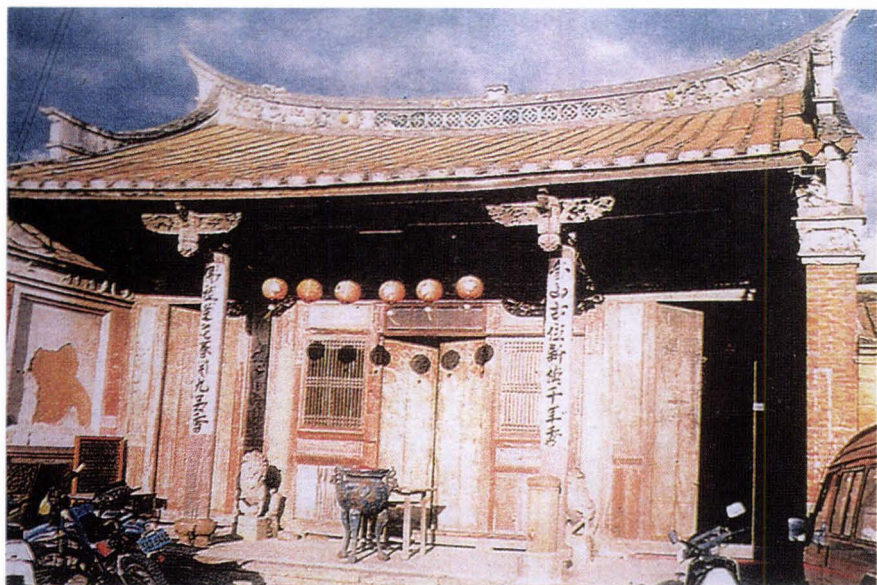


● 柯瀝溪一帶仍可見殘存下來的稻田。

方才有了轉機。在該事件中，其雖一度被列為工業住宅用地，惟在當地居民反對後，終得倖免於難，而逆轉成為三級古蹟（民國七十四年正式公告），從此香火日益興盛，不僅光明燈點亮的數量大增，殿房亦有所增建，頗有興復之勢。

除了金山寺的觀音信仰外，義民爺亦是金山面地區十分重要的信仰。金山面乃是北台枋寮義民廟十五聯庄祭典中「六家區」的一環，整個六家祭典的區域涵蓋了竹北市的東平、中興、鹿場、斗崙、隘口、十興、竹東鎮頭重、二重、員山、柯湖、新竹市千甲、金山等里，地跨頭前溪兩岸，兼納了新竹縣市在內的行政區。祭典大約十五年才在各個地方輪值一次，屆時，家家戶戶莫不全力準備，殺豬宰羊以崇





敬義民爺。金山面一帶自清道光十五年（西元一八三五年）開始，共輪值了十二屆，一直到民國七十六年。此一因為林爽文事件（西元一七八六年）與戴潮春事件（西元一八六二年）之際義民軍犧牲事件而形成的特殊信仰，使得金山面得以跨越了人為與自然的雙重疆界，而與六家其他地區形成了一個強固的生命共同體，一齊呼吸著屬於客家血緣的生命脈動。

如此以客家人為主體的生活方式，直到戰後才有新成員加入：民國三十九年及民國四十三年左右，自大陸撤退的兩股國軍部隊及其眷屬陸續遷入了中興新村（位於關東橋冷水坑一帶）及陸光新村，從而為金山面帶來了不同族群生活的色彩。由於在語言與文化等層面之差異，眷村內外的社會形成了相

● 民國七十八年以前尚未整修的金山寺。





當大的隔閡。有趣的是，存在於兩造之間劍拔弩張的衝突，卻因為眷村（尤其是陸光新村）中婦女在六、七〇年代全面參與了聖誕燈泡扣絲工作外包的家庭代工而一度獲得了紓緩。

眷村與客家人的融合

資料顯示，工業化的脚步早在五〇年代之際即已悄悄地進入了金山面地區。由於擁有獨特的天然氣與玻璃沙，照明及燈飾工業一度成為新竹地區特有的產業，例如中國電器與台灣日光燈等公司即先後在新竹地區生產日光燈及燈泡，其中，有半數即集中在金山面地區，提供了當地客家人農忙以外重要的經濟出路，也促成了傳統農耕生活方式的細微改變。爾後的六、七〇年代，金山面更繼而興起了極盛一時



的聖誕燈泡加工工業。「客廳即工廠」的勞動生活，使得金山面人有了難忘的集體記憶，即連眷村的婦女們也參與其中，因而促成了客籍老闆及眷村婦女們改變了先前對彼此的刻板印象。來

●民國七十八年整修後的金山寺（背景為國立高級實驗中學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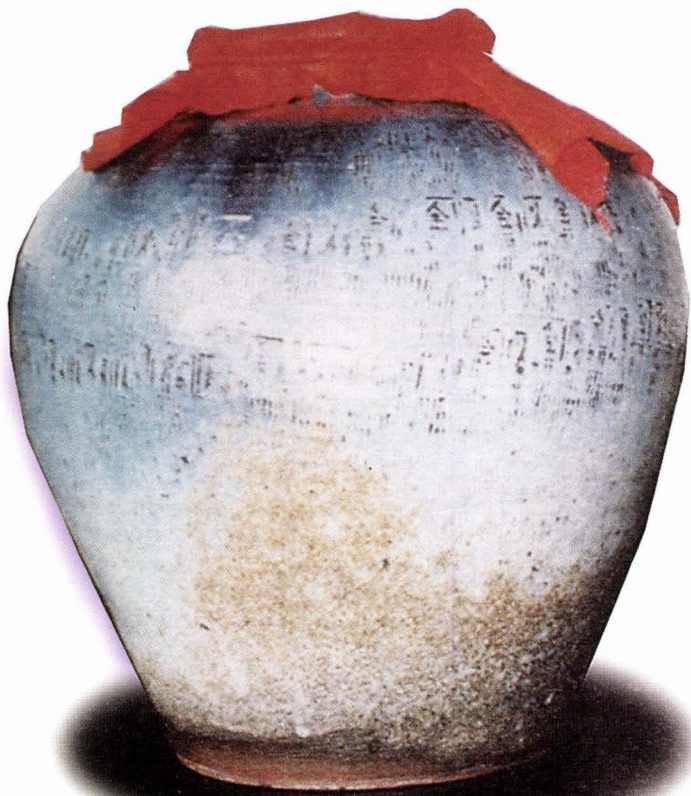




自於加工生產線的種種規範（例如對加工成品的標準、交貨時間等），使得不同的族群，在外包、加工的過程中開始分享了一些彼此皆可認同的價值或原則，並創造了一些共同接觸的生活經驗，從而為兩造間誤會的冰釋、以及親密情感的培養提供了最佳的媒介。

照明及燈飾工業雖在五、六〇年代即已進入了金山面，卻沒有造成傳統散庄聚落的重大改變。金山面地區地景的劇烈變化，主要發生在科學園區進駐之後。八〇年代科學園區的誕生，雖然徹底改變了傳統靠天吃飯的窘境，為當地帶來了極高的產值，使得金山面變成了名符其實的「金山」

● 已經沒落之金山面窯業的產物之一……金煉甕。





●民國六十一年農曆七月十八日義民廟十五大辦庄祭典於六家區舉行，人潮湧進五步哭山上參觀神豬的盛況。

隨著第一期（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九年）、乃至第三

，然而園區內外天壤之別的建设，卻使得當地必須承受了地價暴漲、塞車等的負擔。加以，以閩籍、年輕、高學歷人士為主的第三波移民，對台北繁華進步的一切遠較對當地事務來得熟稔，他們雖住在金山面，卻無法融入當地社群，造成隔閡。



●義民爺祭典中，神豬過磅的熱鬧景況。





●風空地區為修竹環繞的小徑。

說道：「就只有風空才透涼得，那位都不得（那裡都不行），風特別沒共樣（不一樣），脫體（特別）涼！」

經過了科學園區工地，一處古老的山間農舍隱約出現在我們的眼前，經年累月修剪的荊竹風圍，伴隨著風圍底下農村的尋常擺設親切地迎接著我們的到來。隨興行走在為

期開廠徵地工作的進展，客家人當年散庄的居住形態幾已完全改變，只剩下東北角的「風空」較為完整。這處相傳因為科學園區為了隔絕混雜周遭而僥倖被保留下來的地域，由於每逢冬季季風風盛時，風勢凜冽，宛如風洞而得名，記憶中早年經常在中午時刻到風空「透涼」的林煥庚先生





紅磚老屋與農田所間隔而出的泥土小道，幾聲狗吠所蘊生的騷動，劃破了山居特有的寧靜。短暫停留後，告別了鄭家三合院樸實的房舍與稀少的人煙，我們接續探訪著伯公的蹤跡。

風空伯公及百年老樟樹。





「風空」見證社區前史

幾番折騰，終於來到了風空三處伯公之一的「開山伯公」，除了高不及肩、以石材打造而成的簡樸老廟外，映入眼簾的果然是一株高聳入雲的擎天巨木，必須幾人方能環抱的樹幹，訴說著這棵老樟樹已逾三百年的蒼蒼精靈。不覺間舉首而望，搖晃中閃爍著些許夕陽餘暉的模糊樹蔭，為蔭下小廟後方以卵石環砌而成的半弧形護坎帶來了陣陣的涼意。幾片樹葉隨風飄落，見證了這棵清代保存至今的百年樟樹，在與神明結為一體的神聖化過程中，免除了被附近腦寮工人砍伐製成樟腦的宿命。聽說，對山的「山頂伯公」、就在鄭屋附近的「風空伯公」、以及在介壽路實驗中學一帶的「康榔伯公」亦都伴有百歲以上的老樹。據悉，新竹市被列管的

● 康榔伯公。





珍貴老樹雖只有八棵，然而整個金山面一地，包含了老樟樹、老龍眼樹、老相思樹與老黃檀等有十三棵符合省農林廳所列管「珍貴老樹」的條件。

蒼然的老樹，相對於周遭多處已被開發的土地，愈顯彌足珍貴，可說是新竹地區重要的自然與人文資產。只可惜，擬議中的高鐵，即預定從開山伯公與山頂伯公之上經過，不僅行將劃破最後一處山谷的寧靜，亦將徹底剷除屬於在地居民最為親暱的經驗。只是，向來沈默的居民這次似乎都感於老樹對居住地的重要性，紛紛以行動試圖盡一己之力，維持這塊土地原有的風貌。

